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刘猛
作品

五 年 纪 念 珍 藏 版

WUNIANJINIANTZHENCANGBAN

大众文艺出版社



.02

狗头高中队的语音都哆嗦了：“你……你怎么……你怎么也在这儿呢?!”

那语音中的震惊愤怒无奈是显而易见的。

我脑子也是一蒙啊！我也想问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狗头高中队这样喜欢装酷的在什么情况下会震惊？就是在这个事情他不得不震惊的时候。

什么事情连他都不得不震惊？就是在他看见面前这个人的时候。

换了谁，谁也会震惊，何况狗头高中队？

15 兵歌 (11)

其实真的不是故意卖关子，是我自己也需要从那种震惊当中摆脱一下才能继续往下写我当年的故事。因为真实发生过的这种戏剧性很强的事情，尤其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你总是会再次进入那个规定情景，自己给自己来那么一下子。

真的是太惊讶了。因为我确实好久也没有缓过神来。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是啊，我现在都想问，虽然已经有了答案。但是当时，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希区科克是我很喜欢的悬念大师，但是我常常想，如果是他老人家也未必能够结构出这样的悬念来。

因为，兵家的悬念是大悬念。你的想象永远也达不到。否则，还要战将干什么？都是战将了。

狗头高中队的震惊是有传染性的，我们这帮子弟兄都被传染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你们可能无法理解。因为我看到的，是昨天晚上还在给我们进行战情简报和任务部署的狗头大队的绝对骨干军官。——我们的狗头参谋长，陆军中校。如果你曾经在部队呆过，你该知道野战部队的参谋长是个什么角色了。除了军事主官，他就是部队军事的灵魂人物了。而且军事主官往往只是拿大主意，真正在策划运筹帷幄的就是参谋长。

他怎么会在呢？我的爷爷啊?! 难道我们的狗头大队被老猫连窝端了?! ——这是我脑子里面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但是随即一看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参谋长也是一身野战装束，脸上的迷彩油还没有下去。

他怎么也来打仗了?! 我脑子还是没有反过神来，什么任务要动用参谋长带队啊?! 他是什么地位啊?! 狗头高中队就是个带队打仗的，而他不是啊?! 他是参谋长啊?! ——参谋长是什么？是何大队的神经中枢啊！但是他就站在我们面前。我再看，他的身后是十几个我们狗头大队的兵——不是兵，都是军官，都是干部。

我靠！我一看绝对惊了啊！——一色的中尉和少尉啊！军官突击队啊！在任何野战部队，如果一定要抽调最精干的人员的话，往往还真的不是老士官——最精锐的就是这些年年轻的连排级基层干部，他们的军事素质就不用说了，头脑的机敏、军人的果敢斗志等等也是绝对第一流的。我们狗头大队也不例外，真正的真正的核心不是老士官们，他们早晚会退伍的——真正的核心力量就是一代代的年轻军官们——我们何大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空穴来风：“只要我的这帮子青年军官在，3个月我就把一个步兵团带成特种大队！”——由此可见，这帮子青年军官在何大队心目中是个什么位置了，也确实是这样，这

的——类似的巡查我也去过，就留在以后讲吧。

遥远的我看见芬兰连的 SISU 白色装甲车往我们这儿开过来。大雨中白色的车身绝对是泥泞不堪的，那帮子芬兰老哥也就不在车顶上坐着了，我知道都跟车里窝着呢。

我跟芬兰老哥的感情其实真的是很深的，除了三哥我再就跟他们亲了。当然别的国家也有我在受训时候的弟兄，但是由于各国军队的习惯不同，官兵等级观念是有差异的，所以不是全都会跟我是兄弟的。芬兰老哥们儿还真的是例外，集体都是兄弟——当然他们跟谁也都容易做兄弟，天生都是那个鸟性格。

SISU（西苏）的意思是“坚强”、“有力”。SISU 其实不光产装甲车，也产卡车。有点子关于 SISU 这个词的段子说说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是听观察员老哥说的，关于这个老哥的故事我以后说给你们听，他跟我也是兄弟。虽然他是校官我是兵，但是他没那么多野战军干部的规矩，机关干部和野战军的干部虽然都是军官，但是是有区别的。

他在维和前线双方交界的哨上的时候，观察团曾经给他们配过一辆 GMC 防弹车，让他们在去危险地区时用。哨上有一辆巡逻车，一辆换哨车，加上这就是三辆了。那辆 GMC 是曾经在某地给联合国 VIP 用的专车，5 吨多重，防弹性能挺好，据说还有一定防雷能力。大家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但是他们开了两次就觉出来这车其实对观察员不实用。在这个地方山村的小巷子里，这辆 5 吨重的车根本转不开。而且窗户是挺厚实的防弹玻璃，摇不下来，就是外边打炮你也听不见。把自己的耳朵都堵上了，你还观察个屁啊？不撞到交火区里就不错了。最要命的是车门很重，本来打开就不容易，这又是辆旧车，靠驾驶座的车门把手已经坏了，从里面打不开。每次驾驶员要下车都是副驾驶座上的电台操作员跑下来从外边给他开门。

不过反正这车从外表看起来挺吓人。大家一看见这车就想起芬兰哥们儿的 SISU 装甲车。于是给这车起了个名叫 SUSI，用大字打出来贴在风挡玻璃上。第一是这个名是 SISU 两个音节掉个个儿，第二是 SUSI 和欧洲的女人名“苏西”相近，能表达大家对这车又爱又恨的感情。后来他们开这车去芬兰营要，芬兰哥们儿看到车窗上的大字 SUSI 就乐。后来他们就问芬兰观察员是怎么回事，那哥们儿就告诉他们，SUSI 在芬兰语里是“狼”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引申含义，就是“没用的东西”。大家一听，原来歪打正着，于是隔三差五开着 SUSI 去芬兰营招摇过市，看芬兰哥们儿乐，他们也跟着乐。

不过 SUSI 对他们确实没什么大用，所以他们后来还是把 SUSI 送走了，另换了一辆 3 吨的防弹巡逻车。不过大家基本不开，那车就那么一直跟哨上搁着。

他们附近一个哨也有一辆和 SUSI 同型号的车。不过有一天中午哨上落了十几颗炮弹（某族独立军来了一批新兵，打偏了），哨上的 3 台车包括 SUSI 的那个兄弟在内，全给炸趴窝了。好在那些观察员弟兄到底都是军人出身，赶紧就进了防炮洞没有人员伤亡。

这车我还真见过，看上去确实不错挺漂亮，线条很流畅，从外表看不出是防弹车。里面贴的是紫红绒布！豪华啊！我在国内真的是没有见过啊！开了两下子就算了，车是自动挡，但是对操作的反应比较慢（毕竟是 5 吨重的车），开不惯没那个洋命。

这种段子真的多了去了，要真讲这些干脆另外写本书得了，就叫《维和散记——小庄的蓝盔时代》，我敢说也绝对畅销。

36 搭一辆车去远方 (2)

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战争什么概念，真正的战区什么概念，还真的不是我下飞机以后的第一印象那样的——我们出了机场以后枪弹合一紧张兮兮的，只能说是第一次到了国外到了战乱国家的瞎紧张，因为 UNPF 部队的总部营区绝对是安全的政府军控制区域，当时大街上还真的有政府军在巡逻，但是我不知道是政府军啊——说实话，他们的政府军的军纪也真的是涣散得要命，军装穿得乱七八糟，武器也是 60 年代前苏制的美制的英制的甚至是中国造的 56 半什么的都有，真的看不出来是正经军队。

我们工程兵大队和中国维和医疗队的驻地也都在总部营区范围以内，也是绝对安全的，所谓见到的战争都是很久以前的痕迹了——我习惯以后就没有那么紧张了，虽然还是很严肃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实话实说，真的就是自己分内的事情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地区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政府军也不是泥捏的，战斗力看军容是一方面，实际战斗力是不能看这个的——那些打了多少年仗的老油子军事素质不是一般的好，我见过这帮政府军训练，本来是涣散得不行不行的，枪声一起就一下子精神起来了——绝对厉害的身手啊！不敢说他们的整体战斗力多高，但是就单兵战术来看或者说就连排规模的战术来看，是不弱的——也没有什么国外的顾问这些劳什子的，冷战都结束多少年了现在谁还干这个事情啊？就是自己的本事，那是真本事。

所以军队的实际战斗力不是小说电视剧电影给你吹出来的，是你自己锤出来的，这个认识就是我在某国维和的时候形成的——但是，他们的军纪真的是涣散得要命的——你就只能看着，关你什么事情啊？那是人家国家的内政啊？常年战乱的国家秩序都是混乱的，不敢说大街上到处烧杀抢掠，但是绝对的混乱不堪啊！我就不形容了，你们看战争电影的纪录片都能看到那个是个什么。

这样的军队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实话实说不关我的事，严格说也真的不管 UNPF 部队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你不要打就行，大家有话好好说坐下来好好谈判，然后全民大选什么的，要打就在议会打嘴仗，实在不行就拍桌子扔皮鞋扔凳子，再上去几个议员乱锤一气抓头发厮咬随便怎么都成，就是不要在丛林在山村在城市搞成内战，各方武装力量大炮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到处乱锤——内战真的是残酷啊！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其实国际战争（排除二战时期的小日本和德国党卫队啊，因为他们不配称为军人，是强盗和杀人犯）往往真的不能那么残酷，因为好赖还有个国际道义问题。但是我亲眼目睹的某国内战，绝对是血腥没有人道可言的，什么惨绝人寰的法子都能使得出来啊！——其实要我说真的都是一个国家的弟兄，何必那样呢？但是谁肯听我的啊？我也没有那个胆子说啊？我算个蛋子啊？一个小兵而已，还是外来的！——鉴于外事无小事这样的话题点到为止我们也就不展开讨论。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新闻，因为国际战乱是媒体的热点话题，种族屠杀和民族屠杀的画面不难找到。和你们不同的就是我是亲眼目睹的，那些死去的老人孩子妇女青年惨不忍睹的尸体就在我的面前，我要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尿裤子的心都有，

的种族屠杀，被灭了一个村子。正在收拾现场统计数字，准备提交总部完整的报告。

狗头高中队就提出来去看看，对方就同意了。狗头高中队就挥手让我下车——我现在是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去看了，其实他是真的要去看的，他是战场上下来的，又经过那次血杀，什么没有见过？他就是要我见见死亡见见血腥是怎么回事。

我就下车，让副班长看好弟兄注意安全。我们3个就跟着那个印度军官过去了。就进了封锁线，进了村口。

我的腿就软了。你知道什么是血流成河吗?!我告诉你，我亲眼见到的就是血流成河。屠杀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不算短了，尸体都已经一一排列在远处我看得见的地方蒙着白布。有多少我不知道，当时是真的不敢多看一眼，起码几十口子是肯定的。

地上真的是血流成河啊!红色的血凝固了变成黑色的褐色的，不知道是混合了什么东西了，反正不再是纯色调的大红，是一种说不出的红色。

到处都是凝固的血，但是有的还在流动。绿头苍蝇就那么飞啊飞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多的绿头苍蝇。我走一脚就进了凝固的血里，走两脚就进入黑红褐红的血里，走三脚就进入凝固的血汇成的河流里面。

我屏住呼吸我怎么能不屏住呼吸，因为空气中的味道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

……死亡的味道。

村子被烧了，好多地方还在燃烧。一只小鸡在血河里面就那么扑腾着翅膀，它的脚被血粘住了出不来了，它的翅膀上面也都是血凝固的血，它只能那么扑腾着自己的翅膀。它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没有清理完的，就看见廓尔喀哥们儿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地在往外抬人，他们的黄色的朴实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就是在抬一根木头。

但是我是看见了。

我看见了忽悠着的骨瘦如柴的老人的胳膊。

我看见了忽悠着的骨瘦如柴的幼女的胳膊。

我看见了忽悠着的骨瘦如柴的儿童胳膊。

我看见了他们的脸，他们的血，他们的生命消失以后就是——尸体。

我还看见了什么?!——几个廓尔喀兵在房子里清理尸体，一个兵拿起一个沾着血像是布娃娃的物件，双手递给旁边的另一个兵。那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头已经没了，身体晃晃荡荡，如果不细看，你真的会把那具尸体当成是布娃娃。

一间被火烧毁的房子，门口有一个黑糊糊的物体。但是你再仔细看!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母亲啊!她护着怀里的孩子，想从被火烧着的房子里爬出来。结果母子两人都被烧成了焦炭……那个已经无法辨认的母亲的形体，仍然把自己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悲凉啊——你们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吗?

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是个不大的村子，在双方的火线其实真的不大——大的地方都有UNPF的观察哨，都有观察员老哥们儿在观察着，一般那里不会出事，都要照顾国际影响——但是民间的这种屠杀，确实是一直存在着的。你真的是任何脾气没有的，赶上你就维和，赶不上就只能收拾。

样的凄风苦雨呢？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的小说，来告诉你，我多么想你。这部小说就是我给你的礼物，也是我唯一可以送给你的，无论我们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把它写完，我要你高兴高兴——这个世界上，漂亮美眉们可以得到名车别墅甚至是飞机游艇，但是我敢说，还没有一个漂亮美眉可以得到一部几十万字拿心里面流出来的血凝成的文字写的小说，作为送给她的礼物的。

女孩最感到欣慰和快乐的——就是感觉到自己是唯一。其实人都一样的，全世界 50 多亿人，有多少漂亮美眉？有多少爱情故事？但是，我想，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还真的不是谁都能造出来的——我不是说自己多高明，我什么能力都没有，也什么都做不到，我唯一能够给你的，就是——我的小说。

我最呕心沥血的一部小说，就是送给你的。不需要它在文学上有什么狗屁地位，那跟我没有蛋子关系——只要它在你的心里有那么一个地位，你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小人物因为爱你在电脑前疯狂码字码了几十万字就是为了你——这就够了。

我知道，你会开心的——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看我的小说。只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会这样稍纵即逝，还是干脆就彻底地消失在我心籁的天空，还是会让我这颗谈不上多么沧桑的年轻的心搭乘你的心去远方。

去安静的远方。你的心，就是我最终的故乡。累了，我真的很累了。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你会原谅我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一直努力，直到你原谅我的那天。我错了再错，真的是一错再错，错无可赦。于是，我只能在这里倾诉，是倾诉对你的思念吗？不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思念你。是依赖你。是的，就是依赖。

不是想增加什么压力，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的——我想做的，就是留给你这一部小说——无论以后你在哪儿，只要你记起来，曾经有这样一个小人物，因为爱你，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送给你——就够了。真的，你也知道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会得到一部小说作礼物的，我没有资格走进你的花房，那么就让我生命的吟唱为你作一道花房外的绿荫，就够了，足够了。

你在花房门口张望远方的时候，我就为你遮挡一点阳光，够了。真的够了。呵呵，我真的活回去了，就跟 18 岁的时候一样——那时候我为了一个女孩上战场，现在我为了一个女孩可以横渡大洋。

呵呵，活回去了，真的没有办法了。我要再说一句话，不要笑话我——我现在还在看着你的照片呢，就是在精品店里面照的那张！还记得吗？你还抱着一只大大的玩具熊？你的大眼睛傻乎乎的（别怪我用这个词好吗？确实是傻乎乎的）就那么看着我，穿着背带裤跟水管二代那种款式一样一样的（我每次说这个玩笑，你便哭），红白相间的 T 恤好像麻辣豆腐的颜色组合（你每次都说我嘴损得要命，其实现在你知道了？我连“老白毛”、“三哥”都起得出来，这算什么？）——一句话，就是一个傻丫头哦！

你不承认自己傻吗？真的，你真的好傻好傻。傻得让我心疼——我是说，现在，过去我不懂心疼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还记得那个夏天的下午你搭我的车去买衣服吗？夏天的下午，这个城市的街道就像一

也没告诉我该赢还是该输啊？这怎么整啊？我赢还是输呢？真的蒙了，这叫什么事情啊？

阿库那莫塔塔中校摆好了姿势就等我了。我也不会武术啊？摆什么姿势啊？就摆个散手的。他就一愣——和很多人一样，都觉得中国人应该会功夫——其实我是真的不会，狗头高中队不教我这个啊？然后阿库那莫塔塔中校就开始了。

他的拳法确实是练出来的，风声我都可以听得到。我左右闪躲后退再左右闪躲再后退，就是不敢出拳起脚——谁告诉过我该怎么锤啊？赢还是输啊？！一套下来给我逼到角落。阿库那莫塔塔老哥一身是汗。我当然也是一身是汗了，也确实没有挨几下子，就是挡他的拳的时候胳膊是比较疼的。我就看出来，他毕竟是洋人，腿功不是特好。

阿库那莫塔塔老哥知道我在闪躲不敢开锤，就不高兴了，跟翻译嚷嚷，我也听不懂。程大队听老白毛说了几句，就跟狗头高中队说了几句。他就冲我说：“锤吧。”

“你说的啊？！”我就问。

“我说的，锤。”

那还犹豫啥子啊？锤啊！就再开锤！又一回合我不客气了，上来就是组合腿法一口气给他逼到场子角落。他这回重视了，跟我开锤。——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腿。我知道了就跟他来腿——腿法好的话他就无法近身啊！除了腿就是腿，就这么比吧。我也不踹你要害不踢倒你，但是你也别想跟我这儿占便宜！踢了几路还是被这个老哥抓住弱点了！

我在空中刚刚凌空边踢落下准备紧接着一个转身后踹——这个是有很短的空当的！但是被这个老哥抓住了！一拳就给我锤在斜面的背上了——疼啊！真他妈的疼啊！这下子我可毛了。阿库那莫塔塔老哥还美呢——哎呀终于锤着你这个小黑蛋子了啊！不容易啊！美啊！

我已经毛了。我疼得倒吸冷气，我能不毛吗？！那就锤你！我当时是个小伙子，毛起来我管你谁呢？就锤啊！真的急眼了，上来就是狠踹狠踢嘴里还是：“杀！杀！杀！”

严格来讲我比那个阿库那莫塔塔中校的武术修为差得远了，人家是从小拜师正经学过的。我呢？半路出家啊！但是什么叫“杀气”呢？——我当时的眼里就是杀气。

杀声绝对震天！杀气绝对十足！杀！杀！杀！我高喊着中国陆军特种兵传统的口号——杀！左踢右踹边踢侧踹处处直取你的要害我看你往哪儿跑？！踢得着就踢得着，踢不着就踢不着，反正接着还是踢你阿库那莫塔塔！

连着这样几趟下来，阿库那莫塔塔老哥就真的招架不住了。被踢了好几脚啊！——都穿着大皮靴子，那滋味能好受吗？阿库那莫塔塔老哥左挡右挡左闪右闪，踢着他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是还是踢着了，我有一脚是一脚啊！反正不能便宜你阿库那莫塔塔！谁让你先锤我来着？！就踢他！真给踢倒了一下子。

狗头高中队赶紧喊停——我最后一脚刚刚起来是个正蹬，但是还是僵在空中了。我喘着粗气血红着眼睛就那么僵在空中金鸡独立。然后，很慢很慢地放下了。规规矩矩地站好了。还是喘着粗气但是杀气就渐渐地没有了——我真的给这个阿库那莫塔塔踢倒了啊！他是作战官啊？！一定级别的洋首长啊？！

就毛了，心里更毛了。阿库那莫塔塔站起来，我估计他也是挺起来的，竖起大拇指：

是的，就这么近。

0.01 公分。

她跑向我，她的手和我的手就这么近。我知道她安全了——能不安全吗？只要进了我的警戒圈子我就用身体保护她！

嗖——

流弹。

是的，流弹。

是的，真的是流弹。

你们知道什么叫流弹吗？

我知道什么是流弹。小影的手终于碰到了我的手，我一把拽她过来进到我的怀里。

“快上车！”我还喊。

但是我看见她的脸白了，接着我看见她的瞳孔散开了。

是的，一句话都没有。

是的，一句话都没有。

是的，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就软软地倒在我的怀里了——我就傻了。

小影?! 我抱她在怀里，但是身上没有伤口啊?! 如果是中弹，前面应该有伤口啊?! ——再说她还穿着防弹衣啊?! 但是她真的就那么软软地倒下了。

小影! 我失声。她慢慢地滑在地上。

她的手慢慢地松开我的手。

当她滑到地上的时候我看见了自己抱她的手上全是鲜血。我急忙把枪一丢把小影抱起来——我这才看见她的背部，穿着防弹衣的背部被打穿了一个洞，血就从里面冒出来！我赶紧解开她的防弹衣啊！

——我解开她的防弹衣。

——我看见了，她的前胸是一大片血啊！

流弹。

是的，是流弹。

嗖——一颗流弹击穿了我的小影防弹衣的背部，子弹直接穿过心脏，但是被前面的防弹衣挡住了。于是她的背部有血，前胸有血，防弹衣的前面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不催她快点，这颗流弹是要打中我的。

……在我的回忆里面，我的表情只能是定格表现。我不知道是什么表情。

真的不记得了。一切都静止了。

她连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啊！——是我让她跑的啊！是我让她跑的啊！是我让她跑的啊！如果她不跑，她的速度再慢一点——那就是我死啊！

为什么不让我死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让我死啊！

你叫我跑我就跑，这么多人多给你面子，你以后要好好疼我啊……

“啊——”我跟个疯子一样大喊。

都不敢劝我，都不敢过来。我抱着小影一下子跪下来抱得死死的，抱得紧紧的。我只是在喊，只是在吼，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啊——”我扯破嗓子大喊。

我颤抖着手抚摸小影的脸，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温度。但是她的眼睛还睁着，她的眼睛还睁着就那么看着我啊！她真的就那么看着我啊！我抱紧她，我记不清我是不是流泪了，但是我知道我抱她抱得很紧很紧。小影啊！我的小影啊！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抱紧我的小影我不知道该问谁。我茫然地望着四周的脸，好像谁都不认识了。

“她没死，她没死!”我嘴里念叨着，“医生，你看她还在跟我说话呢！你们赶紧救她，赶紧救她……”

小菲就哭出声了：“小庄，你冷静点。”

“她没死!”我站起来大吼，“小影不会死的！小影要和小庄在一起！小影不会死的！我没死她就不会死!”

我就这么喊着，谁都不敢上来劝我。

“小影不会死的!”我喊，扯破嗓子喊啊！我就这么念叨着，“小影不会死的，小影不会死的，小影怎么能死呢？我还没死呢？你怎么能死呢？你不会死的……”

大家都哭了。女兵们都哭出声了。我就那么念叨着。

一颗信号弹就起来了。我看见芬兰哥们儿跟着装甲车快速冲过来，他们离得最近，是总部派来来接我们的。然后就纷纷下车展开警戒线，虽然确实已经停火。我看见军士长，看见亮子，我就笑了：“亮子！你看，我找到小影了!”

亮子张大嘴傻眼了。军士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芬兰哥们儿都傻眼了。

“你看，我找到小影了!”我高兴地说，“后天休息，你们跟她打网球玩好吗？她喜欢打网球，可喜欢了，喜欢跟你们打，不喜欢跟我们打……”我笑着说的，但是说着说着就变哭腔了。“小影喜欢跟你们打网球，不喜欢跟我打……”我带着哭腔说的。

军士长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芬兰哥们儿都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他们只能看着，他们还能说什么。他们都见惯了死亡见惯了战士死在沙场——但是他们都跟小影很熟悉，都喜欢这个中国小女兵，或者说在他们眼里这是个中国小女孩。

我看见了那辆白色的 SISU 装甲车，我又笑了：“小影，小影你看！你看那是什么？是咱们的车啊！是咱们俩最喜欢的 SISU 哥们儿啊！他还等着拉咱们俩呢!”我把小影的脸用胳膊撑起来看着 SISU：“你看！你不是说它好看吗？又威武又帅气，又白！比我好看多了！你看看啊?”

亮子带着哭腔低声翻译着。芬兰哥们儿都不敢看了，都低头不说话。我的声音又变哭腔了：“小影，你看看啊！是 SISU！是 SISU！你最喜欢的 SISU!”

芬兰哥们儿都受不了了。亮子不行了，哭出来了。我又笑：“军士长，我跟小影搭你的车玩好吗？就搭一次，就一次！小影可喜欢 SISU 了!”

亮子低声地翻译。军士长点头。我就高兴：“小影！军士长大哥同意了！你又可以坐 SISU 了！就咱们俩！快谢谢大哥！”

亮子不敢翻译了，就是流泪。我就说着高兴着还哭泣着，抱着小影跌跌撞撞走向 SISU。芬兰哥们儿都让开。我走进 SISU 的后门，坐进去抱着小影：“小影，你看，是 SISU，喜欢吗？”

门轻轻地关上了。我抱着小影我心里真的很高兴因为小影最喜欢 SISU 了，一见就高兴一见就脸红。我们就坐 SISU。轰隆隆地轰隆隆地就开啊！我就高兴啊！

“小影！你看你看！SISU 开了！轰隆隆的轰隆隆的，你不是最喜欢听 SISU 开的声音吗？”

小影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我。我高兴啊真的高兴啊！我抱着我的小影坐她最喜欢的 SISU 啊！我抱着我的小影坐她一见就脸红的 SISU 啊！我能不高兴吗？

你说呢？

很多年前，小庄和小影搭着一辆车去远方。小庄抱着小影坐在车里又是哭又是笑，小影就看着他。就那么睁着自己美丽的大眼睛那么看着他。却一句话都不说。那车，是一辆白色的芬兰装甲车。他的名字叫：

——SISU。

如果一定要我给这个画面配个音乐的话，就只能是《故乡》。

很多年以后，小庄终于打开了那个蓝色的日记本。那是小影在维和期间写下的日记，扉页上写着一首诗：

“我呀，我也想

把我的芬芳

留在大地上

告诉他们 告诉后来的人们

我曾经 来过这里……”

如果不是为了写这个小说，小庄永远也不会打开这个日记本。

永远不会。

都不能。绝对不能。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与爱者，无忧亦无怖。”

呵呵，确实是真理。德国的法斯宾德前辈拍过一个电影，就叫做《爱神比死神更冷酷》。还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电影赏析课上看的，那个时候看的片子很多，加上自己狂看盗版碟，每年看的电影差不多在千部以上——你是知道我闲得发毛的时候就是以看碟打发时间的，除了睡觉就是看碟，一天敢看8部以上，头都看大了看毛了，很多电影都搅和到一起了——所以，法斯宾德前辈的电影情节什么的我都记不得了，德国电影我看得不多，也印象不深。但是，《爱神比死神更冷酷》这个名字我却一直记得，或者说是印在我的脑子里面了——我在看到那个读者写的诗的时候，脑子里面下意识地就想起这部电影的名字。

我终于摸到法斯宾德前辈的人生感悟了。就是爱神其实比死神更冷酷，更残忍——我们可以不怕死，但是我们不能不怕爱。但是我们不得不死，因为是自然规律；我们也不得不爱，也是因为自然规律。所以，即便爱神比死神更冷酷，我们还是逃不掉其中的任何一个。两个我们都招惹不起，我们也都逃避不起。命——用我当兵的时候总结的话讲，就是命。我们只能认命。

呵呵，是不是有点唯心思想了？丫头？你知道我就是这个操性的。还是翻开你自己的小本本，那个粉色封皮的小本本，我知道你会一直带着的。因为那是我不多的送给你的礼物之一，你会一直带着的。翻到你记得“蒙太奇”种类和定义——我现在跟你说实话啊，当时那些定义其实真的就是我胡诌的，不过虽然跟辞典上不一样——你知道我不背辞典的——我敢保证意思是对的。蒙太奇的分类，有两种大的种类：叙事和抒情。

在叙事蒙太奇中，有两种蒙太奇是很相似的，即便是行家也容易给搞混——就是“平行蒙太奇”和“交叉蒙太奇”。呵呵，丫头，如果说我前面的叙事方法采用的是平行蒙太奇的话，后面的，就进入了交叉蒙太奇。因为，两种不同的回忆，两个过去时，产生了交叉。

是的，交叉。

还记得你第二次到我家吗？第一次去我家，是两天后你把我给你买的那堆衣服拿回了学校。虽然学校放假了，但是你总不能带回家吧？你就那么在我的屋子里面转，还说呢：“真乱啊！跟狗窝一样！你真的当过兵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我随便撂在桌子角落的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成立多少周年的小纪念碑——就是那个三棱形刺刀状的透明的纪念碑，底座上是狼牙标识和金黄色的“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成立某周年纪念”字样的小楷书，是来这个城市出差顺便看我的一个现在当了干部的战友送我的——也被你随便地拿起来看看（如果你仔细看当然会看清上面的小字，问题是你就是你，对军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什么啊这是？——真脏啊！你也不擦擦？”

就赶紧放下，赶紧吹吹手上的灰尘：“洗手间在哪儿？我去洗手！”去了洗手间洗手。哗啦啦的水声。我看着那个纪念碑，灰尘覆盖的小纪念碑，发了半天的傻。很多往事差点

“去哪儿玩啊？”我问你。

“没想好！”你干脆地说。

“游乐场？”

“我小孩儿啊？”

我想想：“打保龄球？”

“没劲，有点创意好不好？”你就说。

我想想，开车。

“去哪儿啊？”你这时候没那么热了，就把扇子一丢，问我。

我就笑。我把车一下子开上大路。

“去哪儿啊？”你有点害怕了，“不说我就下去了啊！”

“那么紧张干什么？”我说。

“到底去哪儿啊？”

“上山，当狼！”我就笑。

你就喷了：“就你啊？野猪差不多，还狼呢！”

我就开车带着你出城，上山。你还是喜欢唱歌，就合着我的CD里面放着的甲克虫乐队的音乐哼唱着。我一路上自然少不了跟你眉来眼去。你心情愉悦居然肯跟我眉来眼去。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心得，开车出城上山，那种城市里面难得一见的自然的美丽葱绿，会给美眉一种莫名的愉悦——距离一下就能拉近很多。

信不信由你们，反正我是这么做的。我开车在盘山公路上转。你就很开心一路哼唱，看着难得一见的拖拉机老牛兴奋得不行不行的——逗美眉开心真的是不需要花什么银子的。

当然，你们要非跟那些就是喜欢银子的美眉叫劲我就没办法了。我也拿那种美眉没办法，这是实话实说——然后就过了一辆军卡。又过了一辆。我的脸色就渐渐地变了。

细密的雨点飘洒在我的车窗前，雨刷吱吱地来回刷着。我无声，脸色阴翳。你无声，脸色诧异。只有小雨的沙沙，雨刷的吱吱。然后，就是约翰·兰农的《昨天》——我现在英语真的退化很快，这么简单的单词我真的想了半天，还拿不准对不对，就只能写汉语了。我就那么开车在雨中默默地前行。我开车到了一个很高的盘山公路的转弯处，把车停在路边。当时这条路上没有一辆车，什么车什么人都没有，很安静。

“干吗啊？”你问。

我不说话，下车。我跑到路边，在细密的小雨冲击下对着远处雾色缭绕的群山撕裂自己的声带：“啊——”

我的声音就那么嘶哑犹如狼嚎——犹如我18岁的时候，演习刚刚结束在直升机上的狼嚎一样。我用尽了所有的肺活量，甚至是把腰都弯下来了。然后都跪下了跪在被雨水打湿的柏油公路边的红土地上，然后放声大哭，哭着喊：“一——二——三——四——”

声音显得无助，孤单，没有力量——虽然我知道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是毕竟我是孤单的。然后再哭，再喊。“一——二——三——四……”

我和我的青春，我的狗头大队，我的军旅生涯，敬礼告别。我的最后一个军礼。时间很长，我都记不得有多长。然后，我缓缓把右手放下，咬牙转身离开他们，卸下背囊——我在他们的注视下卸下我的大背囊，那是我在外形上最后的一点陆军特种兵的痕迹——我不知道现在的野战部队有多少装备大背囊的，我们当时只有特种部队有——我把它放在了车的后备箱。然后，我不敢看他们，就上车了。我知道，他们的手都没有放下。

车开了。缓缓地开过我们的狗头大队的院子。我看见了所有的一切——训练场，角落的荣誉室，民航飞机壳子，狗班的狗房，车辆维修所，加油站，车库，远处的直升机中队的大门——所有的一切。我就那么流着眼泪看着。看着我和它们越来越远。就到了大门口。我下车把门条交给警通中队的纠察班长。他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上车离开。然后我听见他在后面一声高喊：“全体——敬礼！”

刷——我知道，他们是持枪礼。他们班长是举手礼。我一下子哭出声了。哇哇大哭，真的是哇哇大哭。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狗头大队。车在盘山公路上走着。奔驰是舒服，我真的不是很习惯。我哭累了，擦擦眼泪。那个叔叔就问我：“现在上高速吗？”

我擦擦眼泪，按下车窗的自动开关——我探过一次家，知道这个东西怎么使，开始是真的不知道——风就一下子吹进来。我就说：“去趟城里，我去军区总院一趟。”

小菲昨天给我打过电话，她有东西要给我。我也要和她告别。我知道，我和她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一见她，我就会想起来小影。

6 那些花儿 (6)

车在接近天黑的街道上穿行，车流渐渐多起来了。我不说话，就那么开着车，没有放音乐。你坐在后面，哭累了也哭够了，就不哭了，只是抱着自己的肩膀无声地抽泣——我在后视镜无意中看到的，然后就不敢看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收场，这个局面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叫什么事啊？自己怎么能这样做呢？我真的很后悔，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干脆就不说了，因为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再见你了。——换了谁，还敢见我呢？我开车渐渐拐上去你家小区的环线。

“你……你就这么把我送回去啊？”你小心地怯生生地问。我不敢在后视镜看你：“你的意思呢？我跟你回家负荆请罪？——你是真的想把事情闹大吗？”

我的口气是比较强硬的，说实话我知道这个在法律上不算什么事情——你老子老妈也不能奈何我什么，你老子又不是何大队，能把我怎么样啊？但是麻烦归麻烦，我的强硬就是提醒你不要头脑发热非把事情闹大——其实对我还真的任何影响没有，我是过分了但是没有犯法啊？你呢？这种事情闹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吗？你不敢说话了。我就继续开车。快接近你家小区的大门了，你说话了：“我不敢这么回去……我这个样子怎么跟我妈妈说啊？”

你又开始抽泣。我心里就开始疼，也是内疚。我把车停在路边：“你说怎么办？”

“你能带我去买几件衣服吗？我身上有钱，我妈妈知道我喜欢买衣服……她不会怀疑的……”你忍住眼泪，“好吗？我求你了，小庄哥哥？”

我心里一激灵——你干吗还求我呢？！是我不对啊！——说实话那时候你是真的不鸟了，鸟不起来了。换了那个女孩还真的敢继续鸟啊？！我就把车调头，开往商业区，我知道在哪儿买女孩衣服。我还是不说话，你还是不敢说话。沉默是我和你当时惟一的选择。是的，不能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只能沉默。

我拿着里外全套新衣服的几个购物袋从商场出来——是的，你当时就惊讶了，因为都是最贵的，当然式样颜色你是绝对不会挑剔的，这个自信我是有的——但是，绝对是青春女孩衣服里面最贵的。连内衣都是——你现在不惊讶我为什么那么准确地知道你穿什么型号的内衣了？因为我只要看一眼你，就知道差不多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弥补我心中的内疚，只能这样。我打开车门把购物袋和你给我的牡丹卡塞给你：“没有用你的卡，你在后面换吧。”

我就把后门关上了，在边儿上抽烟左顾右盼，也是给你放风——这个狗日的城市真男人不算多但是无聊的男人是真多，万一有人偷看呢？你把玻璃摇开一条缝：“小庄哥哥……”我回头，看见你红肿的眼睛，内疚再次浮现出来：“什么事儿？”我的声音是颤抖的——你真的很像小影，我怎么可能这么对待小影呢？我的内疚不仅仅是因为你，也因为……梦中的女孩。

“我可以去你家洗个澡吗？”你小心地问。我一怔——不会吧？你疯了？！

“我就是换了衣服，我妈妈也能看出来。”你说。我想想也是，谁的女儿谁的宝怎么能看不出来呢？但是，你怎么会那么信任我呢？丫头？我那么粗暴地伤害了你？

“求你好吗？我不敢这么回去。”你又怯生生地说。我的心马上开始绞痛——我他妈的是人吗？！我什么都不说就上车开车了。你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一句话都不说。我说过了，沉默是我们在不能说话的时候最好的选择。

后来你告诉我，你知道我不能算是坏人——因为我要得手早就得手了，你也不敢反抗，更不敢告，但是我没有——你就知道，我还不能算是彻底的坏人，你还看出来我的内疚——你就从我给你买的衣服，和我没有用你的牡丹卡看出来的。所以，你敢去我家洗澡，你也确实需要洗澡再回去，不然就麻烦了——你老子老妈肯定把你审得烦得不行不行的。很多事情，其实孩子是真的不愿意告诉家长的。不是说孩子错还是家长错，其实都没有错，还是我在部队学的道理好使——一个层次和一个层次考虑得不一样，所以很难勾通的。这种事情，怎么跟家长说呢？

我也不说话，就那么开车。我当时住在西三环一个小区。很快就到了。小区很安静，我喜欢安静，这里的人也都互相不认识——我喜欢陌生喜欢不认识，我不喜欢谁跟谁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那点子破事的感觉——都说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远亲不如近邻，但是我觉得是人就要有隐私干吗搞得全世界都知道呢？

当时也是一楼，我喜欢一楼因为不用爬楼。够懒吗，我退伍以后变化得很厉害——因

为我要和过去彻底告别，我直到现在才总结出来——当时是无意识的，就是在改变自己过去的习惯，包括当时留了长发也是这样。

啪！灯开了，你小心地抱着自己的肩膀走进来。我把洗手间的开水打开，试试温度，然后调整好了，就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条新的大浴巾——我喜欢自己没事的时候逛超市，用着用不着先买了再说省得以后再买，一次采购的东西恨不得用一年的——扔在沙发上，然后拿出一盒没有开封的烟：

“你自己在这儿洗吧，我出去在车里等你——洗完了打我手机，我送你回去。”我就要出去。

“我害怕……”你小心地说。我回头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那怎么办呢？”

我的声音还是颤抖的，我实在见不得女孩这样——尤其是被我整成这样的。

“你在客厅好不好？”你小心地说。

“你不怕我吗？”

“怕。”

“那干吗让我留下？”

随后你说了一句经典到了极点的话——“这是你家，你就是出去了，想进来怎么进都进得来，你出去和在客厅有什么区别呢？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对吗？”

我没有说话，心里在一丝丝地疼。

“你就在客厅，别进来，好吗？”你可怜巴巴地说，“我求你了，小庄哥哥。我不敢一个人在这儿，我真的会害怕——我求你了！你也别进来，好吗？”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点头，在客厅坐下了。你拿着浴巾还有新买的衣服就进去了，把门插上了。然后我打开电视，放的什么节目记不清了反正是淡的没味道的东西。然后就听见哗啦啦的水声。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想。就是在发呆，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真的是在克制自己，不是什么别的，换了哪个男人只要还有点人味现在都不会往歪里面去想，我在克制的是往事跟竹笋一样想冒尖钻出来的感觉。

我脑子里面就反复强调的是一句话——不去想，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就是这样，这么多年我就这么过来的。所以，丫头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会很反常吗？——不是你说的什么艺术家的忧郁，那是扯淡——就是你太像小影了，你在我的身边，我既快乐又伤感。就是这样。

你洗完了换完衣服出来了又是青春靓丽。我看你一眼，没不行不行的，我还没有从那种克制往事的情绪里面走出来。就是这样。你看着我，小心的：“小庄哥哥，我可以走了吗？”

我起身，你本能地后退一步，我没说什么这很正常。我就带你出去上车。就那么把你送回家。然后呢？然后我去了酒吧街喝酒又带回家一个漂亮美眉，当然不是职业的，你知道我从来不干那种事情。这个世界既然是让人心碎的就总会有那么多心碎的人，无论是糙爷们还是漂亮美眉都不耽误会心碎。于是心碎的人碰到一起就什么都不要问。就是这样简

知道，这是小影睡过的床。我知道，这是小影睡的床。我知道，这是小影……睡过的床。我流着眼泪闭上自己的眼睛把整个身体和脸贴紧小影睡过的床——去感觉我的小小影，我的消失的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的小影——她去哪儿了呢？

我不敢再继续想。真的不敢。我就那么闭着眼睛，哭了好一会儿。小菲才慢慢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床板上。我睁开眼睛，看见了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擦去我的泪水。我就那么哭着，我流出多少眼泪她擦去多少。

“这是小影留给你的。”小菲把一个蓝色封皮的日记本轻轻地放在我的眼前——这种笔记本我们都发了一个。我起来把日记本打开，熟悉的芬芳浓郁的芬芳扑面而来——是的，是那束风干的野兰花，它夹在日记本里面，时间越久，它就越香，它的香味，和小影的香味一样。打开，就是那首小诗：

“我呀，我也想

把我的芬芳，留在大地上，

告诉后来的人们，

告诉他们，

我曾经来过这里

……”

我熟悉的细细密密的小影娟秀的笔迹。我不知道她还写诗。真的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日记本里面的内容，我至今也没有看过。我就那么赶紧合上了。小菲拿出那个泥猴子：“这个也是小影的，你如果要带走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把它留给我，好吗？”

她真诚地说。我点点头——我更不敢看这个泥猴子了。我闭上眼，泪水又刷刷地流。小菲的手在我的眼睛周围擦拭着，也没有劝我。我就那么默默地流泪。她又伸出一只手，颤抖的声音，她也在哭：“你要难受，就让我抱着你吧。”

我一下子扑在她的怀里哇哇大哭，跟个孩子一样。小菲紧紧地抱着我也哭出声音。我哭着没命地哭着我知道自己不是男子汉，但是我的小小影消失了，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哭呢？！凭什么呢？！小菲就那么紧紧地抱着我也在哭。

我真的是心如刀割，真的是心如刀绞。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小影了，她真的就这么消失了——她在军区总院的床都空了，你们说我到哪儿去找我的小小影啊？！——我的小小影都消失了，就那么在我的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连我最心爱的女孩都保护不了我一身武艺有什么用啊？！

我不是铁血战将，我不是，我就是喜欢我的小小影！我就是为了她才参军的，我没有那么伟大那么崇高的理想我就是为了爱情参军的！——她就消失在我的面前我无能为力啊！——我哇哇大哭真的是撕心裂肺。

……小影！我的脑子一激灵。真的是小影！

……热带丛林，UNPF 营地，戴着蓝色棒球帽的小影。

……军区总院，女兵宿舍，穿着睡衣睡眼惺忪的小影。

……小火车站，新兵集合，穿着肥大冬训服的小影。

真的是小影！我的青春，我的消失的小影！一下子活生生地出现了！我的青春！一下子活生生地出现了！出现在我的面前！

……步兵团，小侦察连，独眼苗连和我的陈排。

……狗头大队，特勤分队，何大队和狗头高中队还有马达生子他们。

……外训基地，迷彩帐篷，我的洋人特种兵哥们儿。

……UNPF 部队，白车蓝盔，我的芬兰哥们儿和那辆 SISU 轮式装甲车。

我的青春！一下子活生生地出现了！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小影！一下子活生生地出现了！出现在我的眼前！

……

他们都在等我。他们都在等我。他们都在远方等我。是的，我知道他们在等我。远方，有我友人的盛宴。

……

我的手枪里，还有最后一颗子弹。我知道。

这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我的。

……

当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若隐若现的，是那首汪峰的《青春》。我睁开眼睛看见的是一片耀眼的白色，于是我眯住眼睛，让自己适应。我活动了一下自己，没有疼痛的感觉，只是觉得特别累，整个人跟虚脱了一样。我感到渴，于是张开嘴，喉咙干疼，喃喃地说了一句。但是我自己都听不清楚是什么。但是 I 看见了她的脸，她的流着泪水的脸。青春可人的脸。

“你说什么？”她贴在我的耳边，吐气如兰。

“丫头……”这次我提高了声音。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也提高了，还在颤抖着。

“丫头，”我的喉结蠕动一下，“我要喝水。”

“小庄！”她扑在我的身上，呜呜地哭了。

我突然意识过来，为什么她会哭。因为我在下意识当中，喊的不是“小影”，而是“丫头”。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抚摸着她滑腻的脸。我逐渐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在我脑海的闪回当中，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画面都是破碎的——我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我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我的神志在面对“小影”——“丫头”的那一瞬间彻底崩溃了，我已经无法面对面前的这个世界，回忆已经成为我全部的精神世界。